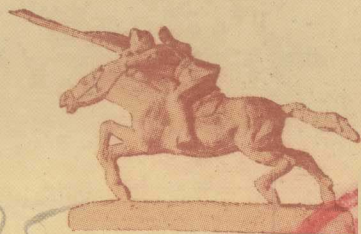


A125



史超 鄭洪 著

勝利路上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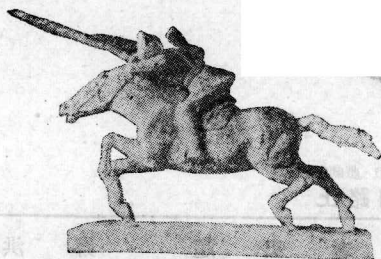
胜利路上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勝利路上

史超 鄭洪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劇共四幕七場，它描寫了全國大陸解放後西南地區複雜的剿匪鬥爭。由於黨的正確領導，大多數同志的機智勇敢、依靠羣衆，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和旺盛的戰鬥士氣，終於戰勝了敵人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，消滅了敵人。

讀者將在本劇中認識到：革命勝利後階級鬥爭更是日益尖銳、複雜，敵人不僅利用殘匪、特務、反動地主、封建道會門組織進行陰謀破壞活動，且利用人民內部的弱點來破壞革命，從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警惕，克服麻痹鬆懈、驕傲自滿的思想。

書號 640 戲劇電影 17

勝 利 路 上

著 者 史 超 鄭 洪

編 者 解 放 軍 文 藝 叢 書 編 輯 部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 京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4 1/8 字數 80,000

定價 0.37 元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7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登場人物：

趙營長——解放軍某團三營營長

石亮德——三營副營長

王國強——三營七連指導員

倪來發——七連一班班長

李文清——一班戰士

阮立才——一班戰士

營部通訊員甲、乙

解放軍戰士數人

鄧旺陽——鐵爐鋪區人民政府區長

董幹事——鐵爐鋪區人民政府幹事

區幹隊員兩名

劉壽海——農民

壽海妻——劉壽海之妻

袁福申——放牛老頭

袁世民——袁福申之長子

男女羣衆多人

袁振中——大地主、匪‘反共突擊軍’一縱隊司令

傅明芳——袁振中之妻

袁書策——袁振中之姪

龍泉——慣匪、匪‘反共突擊軍’一縱隊副司令

秦墨光——保長

陳安邦——袁振中之隨從

四喜、春桃——袁振中之丫環

丁神主——名意圓，封建道會門頭子

丁 妻——丁神主之妻

馬弁、匪衆、神兵等多人

第一幕

舞台的大部被一間破爛的草屋所佔據：草屋右邊的土糊竹牆已被拆去，只剩下兩株枯樹桿支撐着屋頂。朝台口的牆只殘留半壁；後牆破一大洞，洞口四週露出參差不齊的竹篾殘片，由洞口望出去，遠處是雲霧圍繞着的山嶺，山邊是被燒毀的房舍，屋內靠牆有一竹榻，靠外有泥灶、矮竹凳、米桶等物。台右緊挨草屋有破舊的圈牛の木柵欄。

幕啓：陰沉的氣候，簌簌的雨聲。

袁福申——一個年約六十歲頭髮和鬍子已花白的老人，雙膝跪在地上，悽慘地對天自語。

袁福申：老天啊！我一輩子沒做過半件虧心事，掉在河裏頭的螞蟻我都把它撈上來。而今，逼得我沒得命囉！龍司令傳下話來了，後天每家繳兩塊白洋。又聽說八路要來，來了每人還得派兩石五斗糧……唉！禍不單行啊！昨天給五老爺放的牛又跑出去吃了別個地裏的苞谷，劉壽海屋頭來了，叫我賠啊……兒啊！你們兩個要有一人在家，我也不至爲難到這種地步……我老了，也該死了。老天，你睜開眼保佑我的兒啊！（緩慢地爬起來，解開腰帶欲繫縊自盡）世民、世良兒啊！我走了……（發覺有人聲，急從米桶上下來，抱頭坐下。）

壽海妻上，她是個三十歲上下的農婦，衣服上的補釘層層疊疊，頭髮鬆亂，明亮而善良的眼睛裏充滿着淚水。

壽海妻：（擦着淚水）我求你，你隨便到那裏想個法子，賠給我

娘。

袁福申未語

壽海妻：福申叔，不是我逼你，你也得可憐我瞎眼的娘啊。壽海跟五老爺是仇人一般，眼下他跟着八路的鄧區長，不敢回家。屋頭的生活，我娘的地都歸我操持，我一個女人……

袁福申：（緩緩地抬起頭來）壽海屋頭，我只要有一分辦法，也不叫你爲難。我兩天都不敢鬆腰帶了。

壽海妻：（痛哭起來，哭了一陣方說）我娘沒吃還沒得啖子關係，想起五老爺……五老爺的租子，我渾身打哆嗦……

袁福申：壽海屋頭，你我雖是兩姓，我和你娘可心連心的搭了幾十年的苦鄰居。你看我屋頭有啖子好拿，你就拿去吧！這件棉衣穿了三輩子人啦！（把身上穿的一件襤褸不堪的棉衣脫下遞給壽海妻）我人老了，也沒多大的活頭了，你拿去，看能變幾個錢吧！

壽海妻：（忙把棉衣披在袁福申背上）福申叔，你說的啖子話嘞，小心涼着身子啊！

袁福申：唉！你不要，別人也拿去的……壽海屋頭，我賠你苞谷就是了，這一輩子賠不起，來世也要賠你的……（淚下）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可不要在壽海面前說世民、世良在龍司令那邊……八路曉得了，我的孩子要被搜出來，也就沒命了。要給我留個後啊！

壽海妻：我不會多嘴。福申叔，你也該叫你的世民……

袁福申：唉！我曉得，哪個願幹那沒人性的事情。龍司令傳

下話來，頭次不去入夥就要來搶，二次不去，就要燒房子，三次不去，就殺全家。哪個敢不去啊……你只要不說，來世我變豬變狗也要報答你……（無神的眼睛對着壽海妻）牛吃了你娘的苞谷地，我對不起她，我……想法子還她……我想法子……（拖着腰帶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去）

壽海妻：（呆呆地）福申叔，你到哪裏去？

袁福申已下，遠遠地傳來聲音：‘我還你苞谷……’

壽海妻從來路下

雷鳴，閃電，大雨嘩嘩地下着。

片刻，台後人聲嘈雜。哨音響，有人大喊：‘各班找房子躲躲雨！’

解放軍戰士倪來發上，他的衣服已被雨水淋溼了。

倪來發：（向內）來幾個人在這躲躲雨吧！

戰士李文清、阮立才上。他們的棉衣也被雨淋透了。

李文清：嘿！真是個上等的地方啊！

阮立才：又沒有一個老鄉！

李文清：（靠在柱子上，扳着指頭自言自語）咱們來到花椒崖有一個星期了吧！碰到過幾個老百姓啊？滿打滿十來個，還都是些老頭子、老奶奶，不是瞎子就是癩子，一問一個不曉得，真悔氣！

倪來發：都叫土匪逼上山去了。

倪來發說話的時候，趙營長的背影出現在後牆的破洞口外，開始他不過是想暫時躲避雨，但聽到戰士們說話，他轉過身來。他約有三十歲左右，身材瘦小，說話聲音既輕又平穩。

李文清：他們在雨裏淋着呢！小孩怎麼能經得住……班長，我現在想：第一，先弄頓飯吃，哪怕是口燒湯呢。第二……

唉！這兒連鍋也給端走了，肚子裏一個勁按喇叭，班長，你怎麼樣？

倪來發：（從口袋掏出日記本、鋼筆，一個字，一個字，吃力地寫着）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，下雨。半夜集合出發……

李文清：班長是‘鋼筆拿定、天下太平’，（學着倪來發噙噙吃吃的聲調，嘔氣地接下去）跑了一夜，又撲了一場空。班長，咱們整天撲！撲！窮撲！連個土匪影子也沒看見，你也不心急？

倪來發：（小聲地）我給你們說個好消息。（李文清和阮立才走過來蹲在倪來發面前）今天我見石副營長對王指導員說……

李文清：（他的臉幾乎挨着倪來發的臉了）說什麼？

倪來發：說什麼我可沒聽見。

李文清：（非常洩氣地）噫！班長，那你說它幹啥？

倪來發：（意味深長地）你等着吧！不多時候，準保有新的辦法下來。

李文清：等着吧！……你看我的鞋，老虎大張嘴，今夜再去撲，只好……

倪來發：我找草給你打雙鞋。

李文清：（站起來）班長，現在肚子餓得直接喇叭，唉！有口煙也解決問題……班長，有煙末嗎？

倪來發：（摸出溼透的煙口袋）噹！倒是能拿碗舀着喝了。

李文清：（忙拿過）不要緊，想辦法烤烤。啊！多香！真解饑！

（走至門口）淋吧！淋吧！小阮！我要是捉到土匪，非把他的頭按到泥窩裏去不可，你說呢？小阮，（剛一出門，猛然發現趙營長）噹！營長！（急跑下）

倪來發：（看見趙營長忙站起）營長，你還沒有房子嗎？

趙營長：（走過來）嗯！

倪來發：讓給做營部吧！

趙營長：你們再另找個地方去吧！

倪來發和阮立才敬禮後下

趙營長：（在屋裏焦急地踱了一會）通訊員！通訊員！

通訊員甲上

趙營長：弄個火烤烤。

通訊員甲：去弄了，營長，你把溼衣服換下吧！

趙營長：（不耐煩地）快去！快弄火來！喂！請石副營長！

通訊員甲下。石亮德副營長上。他是個精神飽滿的青年人，舉長臉，有些胳膊勁。他一進屋，一面擰乾帽子上的水，一面跺掉草鞋上沾着的泥巴。

趙營長：真丟臉呀！幾個毛毛土匪，叫我們跑了多少冤枉路。

石亮德：咱們也別太性急。

趙營長：上級給我們營的任務：一個半月淨化這個區域，現在已經過了六分之一了，不知你算了這個賬沒有？你說，你有什麼辦法吧！

石亮德：營長，西南剛解放，老百姓對我們沒啥了解，土匪又是蔣介石失敗前佈置好了的，現在百姓都在土匪控制下，我們能從敵人那邊把羣衆爭取過來，土匪就跑不出我們的手心了。

趙營長：唉！太慢！你想在這大山裏長期住下去啦？

石亮德：（抽煙）不發動羣衆，我們就沒有情報！

趙營長：（沉默了一會）那個胖子袁振中，剛才派人送信來說臥虎

灘有土匪，可不可靠呢？

石亮德：我愛說掃興話——他是地主啊！

通訊員甲、乙拾着破缸片，缸片裏的柴火直冒烟。

通訊員乙：（埋怨地）連塊乾柴火也找不到。營長，你把衣服脫下來吧！

趙營長：去吧！去吧！我自己烤！叫你們再來！

通訊員甲、乙下

趙營長：（死勁向柴火上吹氣）他媽的！偏偏又是個地主！（脫下衣服烤）匪情通報上有他政治情況介紹沒有？

石亮德：沒有。（邊說邊從皮包裹掏出一個油印的小冊子）

趙營長：（從石亮德手中拿過小冊子）政治面目鬧不清最煩人啦！

（翻看）昨天他來拜訪我們，你是不是看得出他表情上有些怕我們？我覺得他總聽我的口氣接話，竭力看咱們的臉色。

李文清如獲至寶地雙手捧着一小撮煙末跑上

李文清：噹！你聞聞這香味就夠解饑的啦！（見是趙營長，而倪來發已不在，悄悄地下）

趙營長：把他送來的信再給我看。

石亮德：（從皮包裹拿出信，遞給趙營長）現在當着我們的面，他當然要奉承我們。我估計他的血債少不了。

趙營長：那是土改時解決的問題。把地圖給我。（接過地圖）臥虎灘（用手指在地圖上量了一下）離這有三十里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去撲一下試試看！

石亮德：我担心要白跑腿。

趙營長：隊伍閒着也是閒着，沒事做反而鬧情緒。

石亮德：我去吧！你在這發動羣衆。

趙營長：我沒心情搞那耐性活。（走至後牆洞口喊）通訊員！叫八、九連集合。

內通訊員喊聲‘是！’

鄧旺陽上，他是鍛爐鋪區區長，大約三十歲左右，穿着一身藍色棉制服，嘴上的鬍鬚和帽沿下露出的頭髮已相當長了，他進來後，將頭上戴的大笠笠取下。

石亮德：（一見鄧旺陽高興地叫）老鄧！

鄧旺陽：老石！（瞅瞅趙營長，對石亮德）這不是老首長嗎？（給趙營長敬了一個禮）趙營長！

趙營長：啊！旺陽同志！（和鄧旺陽握了握手）

鄧旺陽：老首長，你好吧？

趙營長：還是老樣子，聽說你當區長了。

鄧旺陽：學習着幹嘍！大前天只看見老石，他說你去撲土匪去了。

趙營長：你們區的工作很弱啊！連點匪情也搞不到。

鄧旺陽：是，工作很差。不怕您笑話：區長是我，區委書記是我，副區長也是我，區委副書記還是我，有時土匪鬧得我連鎮子都出不去。

趙營長：不要把幾個毛土匪說得那麼兇。我們不來就算了，既來了，就得讓你們區變個樣。蔣介石正規軍都被碰得稀溜嘩啦，幾個土匪算得什麼！

通訊員乙上

通訊員乙：隊伍集合好了。

趙營長：亮德同志，搞上了，我明天就回來，搞不上，我去整那個賊胖子。（下）

通訊員乙隨下

鄧旺陽：趙營長去打土匪嗎？

石亮德：是。老鄧，離這四、五十里地不是有個桃源洞，洞子很漂亮嗎？

鄧旺陽：有！有！那是當地頭號大地主袁振中住的。

石亮德：昨天我們在桃源洞附近駐，他抬了好多臘肉，說是慰問解放軍，恭維了我們半天，剛才送來信，說臥虎灘有土匪，趙營長聽他的話撲去了。

鄧旺陽：我看趙營長一定是急了眼啦吧？

石亮德：是啊！

鄧旺陽：唉！老石。這胖傢伙也實在叫人估不透。就說徵糧吧，在俺山東，一甩鑼大人小孩向倉庫裏送，可是地主給你抗着幹。這熊地方，老百姓都躲到山裏去了，沒人繳糧，可是他，我一到任，就來拜訪我，口口聲聲說願意帶頭繳糧，表示要進步。

石亮德：昨天他說他願意幫我們活動土匪來投降。

鄧旺陽：胖子過去跟土匪就是有些扯不清。這傢伙不是個簡單的貨色呀，少聽他的話，吃不了虧。

石亮德：老鄧！剿匪可不是原先打敵人的正規軍，那是明打明的幹；現在土匪是他媽的特務、慣匪、惡霸地主，他們公開地、祕密地、五花八門地設法搞咱們。你說能不多加小

心嗎？咱們就得跟複雜的人和複雜的事多動腦筋，腦筋有一點生鏽，腦瓜子就要搬家。

鄧旺陽：對！對！就說這個袁振中吧！我調查他有槍，我倒要看看他繳還是不繳。你說咋樣？他奶奶的，居然他昨天寫信來，請咱們去提槍。槍都繳出來了，你說這賊胖子是怎麼回事？是誠心靠近咱們，還是投機？

石亮德：（笑）地主能誠心靠近咱們，我們連革命對象也找不到了；土匪也鬧不起來了。老鄧，劉司令員、鄧政委告訴我們：‘西南的封建勢力原封未動，更尖銳的鬥爭還在眼前’，一想起這句話，不知爲什麼，我的心就像懸起似的。

鄧旺陽：老石，我聽你這話裏有話。你是不是說我們老首長……今天一見面，我覺得趙營長比以前傲起來了。

石亮德：是，你臨離開部隊時不是對我說：‘趙營長變了’嗎？不錯，從那時候起，他越來越發展了。老鄧，趙營長經受起許多困難失敗的考驗，但在勝利面前却經不起了。我和他一起，看到他思想上一天天在變化，我很擔心。咱們一直是在他領導下長大的，所以他有了缺點，比自己有缺點心裏還難過。

鄧旺陽：我一直到現在還想着咱們老首長對咱的幫助，老石，你和趙營長在一起，多提醒提醒他。

石亮德：喝醉了酒的人，你說他喝醉了，他罰誓說他比誰都明白。慢慢來吧！如果他繼續下去，恐怕我比任何人都要痛苦。（稍停）好啦！我們談別的吧！袁振中既然繳槍，我們當然不能客氣，咱們派人去取。

鄧旺陽：別提啦！我在花椒崖徵糧，袁振中的信送到鐵爐鋪區政府去了。區裏的董幹事收到了信，也沒問我的意見，自做主張，就帶着兩個區幹隊去了。走了以後才把信轉給我。唉！這個同志熱情倒有，就是冒裏冒失。

石亮德：三個人在路上遇見土匪怎麼辦？派個排去接接吧？

鄧旺陽：來不及了。

王國強上

王國強：副營長，這地方沒住處倒不要緊，連做飯的鍋也找不到一口。

鄧旺陽：這地方我倒是有個關係——劉壽海。你還記得麼？還是進軍西南的時候，部隊打開了縣城把他從牢裏放出來的。

石亮德：我記得，記得，還給我們帶過路呢！他的家在這兒嗎？

鄧旺陽：他老婆的娘家在這兒。我去找找她看。

石亮德：（對王國強）這是鄧區長，原先我們在一個連，我當連長，老鄧當指導員，老搭檔了。（對鄧旺陽）七連王指導員。

王國強向鄧旺陽敬了一個禮，鄧旺陽忙還禮，二人握手。

王國強：只好麻煩你啦！鄧區長。

鄧旺陽：你這話咋說的？來到我們區，本該好好招待，可是鬧土匪，叫你們多委曲啦，要是在俺山東……

石亮德：嘿！戴上烏紗帽，客氣起來了。

鄧旺陽說着下，王國強隨下。

倪來發匆匆跑上

倪來發：報告副營長，我們在村東頭的槐樹上救下一個上吊的老頭。

李文清和阮立才架袁福申上。石亮德急忙把牀收拾了一下，把背包打開鋪上，扶袁福申臥下。

石亮德：老大爺，爲甚麼想不開呢？（對倪來發）他是哪家的？

（對袁福申）你在哪兒住？家裏還有別的人嗎？

袁福申：沒有人！沒有人！也沒有苞谷！

石亮德：（對倪來發）怎麼回事？

倪來發：救醒了以後，他口口聲聲說兒子死了，沒有苞谷。

石亮德：先讓他歇歇，誰想法子弄點開水。

李文清下。鄧旺陽上。

鄧旺陽：呵！老石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劉壽海的老婆回娘家來了，她給你們找鍋去了。這個女人感激咱們放了她男人，可又不願太接近咱，怕土匪要整她們；恨土匪恨得要命，但又不願她男人出頭幹。我這一找到她不要緊，倒包攬上一場官司——別人的牛把她娘的幾畝苞谷地啃得光光的，她要告他……

袁福申：（忽地爬起來）你們饒了我吧！我六十歲了，莫讓我吃官司！你們兩石五斗苞谷嘛，我實在出不起。

鄧旺陽：怎麼回事？

石亮德：剛救過來的一個上吊的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（忽然明白）老大爺，是你的牛啃了別人地裏的苞谷？

袁福申：（忙申辯地）不是我的牛！我哪裏來的牛啊！是給五老爺放的牛。